

史通通釋

冊二



史通通釋卷三

內篇

表歷

第七〇表以世系年
月為行次故曰歷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

一作氏

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

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

通斜

上並効周

譜此其證歟

釋

首原表所由起與其格式

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

施彼譜牒

舊本作歷

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

易以六爻窮變化經

春秋

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

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

稱周備

釋

此節泛提史家不必有表觀睹一作

馬遷史記則不然矣

一作夫

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

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

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

釋

此層貼到遷史申說上意

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

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

表在

乎一有

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

釋

此層

就編次言嫌其夾置本紀

世家之間觀者往往越過

既而班東二史

原注東謂東觀漢記

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

釋

遞到後史效之勸住○已下疏論

必曲為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

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

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

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

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

釋

此節疏言史記所綜在列國時代則可用

之至不一

統有

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

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

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

漢書鳩居鵲巢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

而為限乎乎一脫**釋**此又摘出班史中人至法盛書載

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釋**言他史改其

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

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一作崔鴻著表頗

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為切者矣**釋**此推到東

分士裂宜用之然則唐修晉書若諸子小說編年雜

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代年歷舊作帝皆因表而

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釋**末以表

結之書

按表自三國而下暨乎南北朝皆無之後漢書初

熊方補入今本既有劉氏謂分國時可有一統時

不必有故是酌分寸刊枝葉之言然亦難以概後世矣揆之史法參以時宜親若宗房貴如宰執傳有所不登名未可竟沒胥以表括之亦嚴密得中之一道哉歸安吳提學大受言國史有表似煩文實省文。外篇雜說云觀太史公之創表也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舉目可詳郭評據此以駁茲篇良是大抵內外篇非出一時互有未定之說兩存參取折衷用之不為無助。近時四明萬季埜氏補作歷代史表六十卷論者推為史氏功臣云

桓君山

後漢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即位徵待詔會譚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識決

之譚極言識之非經帝怒出為六安郡丞初譚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周譜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敘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梁書劉杳傳王僧儒被勅撰譜訪杳

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
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按歐陽五代諸世家
本此譜

六義五始六義見子夏詩序五始公羊隱元注

言正月而後言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乃天

入之大本疏大正始

法盛唐藝文志何法盛

諸僞十六家詳見外篇正史篇崔

韋昭洞紀韋昭因獄吏上辭曰愚情縷縷竊有

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見古歷注其所載既多虛

撫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

帝代年歷南史隱逸傳陶弘景著帝代年歷推知

漢熹平三年丁丑冬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

二日十二刻也卒諡貞白

書志

第八

後論

五項

舊注

未協

論藝文

非原

論五

今

正刊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

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紀一譌傳之

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

之淵海也釋該統提書志之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

志蔡邕曰意舊作東觀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

曰說按歐陽五代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

之一字無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釋書一層

改不色更於其編目舊作則有前曰平準史記後云食

貨漢書古號河渠史記今稱溝洫漢書析郊祀漢書

為宗廟後漢有分禮樂漢書為威儀隋志禮名禮

儀魏書懸象天象出於天文漢書郡國後漢生於地

理漢書中初名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

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

一揆也釋同層志中條目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

之闕無此也百官輿服謝承謝拾孟堅之遺無與服也

王隱後來加以瑞異刪去宋書有符瑞魏收晚進弘

以釋老魏志末篇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臆求諸歷代不

過一二者焉釋層為一大節蓋緣諸史中獨書志一

而已釋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

已久不悟其非釋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

其義列於下云此下或非原文可刪也中後同

按此為序論序中含議推美該備之意居多後乃

史通通釋卷二書志

四中華書局聚

籠下之辭也

曰書曰志六句

按此六句則鄭氏通志略兩引之一

在起卷之首則蔡邕句又作東觀曰記緣遂異其家所藏史通有二本兩時採用此論書志乃一門文也但東觀漢記混之書總名而此論書志為是今用之名不得以總名混之畢竟作蔡邕句為是今用

總序篇文刊正之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

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

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

釋首節

函舉大意天字指體度星象言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指世綿長故

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權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

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

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

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

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釋此節言史記之

首列天體星象之文班史不應襲書而越限而小朝促祚尤無取鋪張也竊以國史所書

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

氛祲薄食晦明禪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

至如一作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

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

志之可也釋此言天變代異乃可斷限志之若乃體分濛瀼色著青

蒼丹曦日也素魄月也之躔次黃道日行道紫宮紫微垣之分

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

於何代不可也釋繳應複陳體象之非其間唯有袁山松著後漢書

沈約著宋書蕭子顯著齊書魏收著魏書等數家頗覺其非

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

遠矣釋四人皆專志本朝象變者

按此條就書志中抽出天文論之所論非謂歷數也謂日月列星之象也日之黃道月之九行千古不變三垣之鼎立四七之碁布亦千古不變見之一史足矣何必凡史悉陳但當取其變者志之劉氏之意如此然歷術屢更而宮度改移宮名革易亦未可不約舉其目。蓋為晉隋二志而發二志成於李淳風標著懸象最為精整然所列天體經星七曜諸條二書兩載脩既並時復由一手以此蒙誚也顧此事愈推而愈精近法推尊郭術矣至西法起而體象俱為改觀西術言三垣四七間諸星有古今多少有無之

異則恆星亦有變時見端於晚明而大闡於

昭代乃為千古立極是其發端表象有不可不特書

者

裨竈梓慎五注見下

京房漢書京房字君明治易事焦延壽贛其說長

溫尤精巨孝廉為郎

李郃後漢方術傳李郃字孟節南鄭人縣召署幕

觀探風謠使和帝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

露坐郃因使觀問曰二君到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

示云有邪二使人驚相視曰何野故知之郃指星

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問焉子紀宋景公時熒惑在可

移於相人公曰將誰為君曰可移於公曰移於民

必死誰以我為君乎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言三天

延年二君一矣

熒惑果徙三舍

中台告坼晉書張華傳華字倫諂事賈后求錄尚書

事華執不可由是致怨華少子躡以應之耳及倫將

星集頴川

世說德行篇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

至荀亦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邾前注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

聚人

月犯少微

世說棲逸注續晉陽秋曰會稽謝敷入太平山中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

時戴逵先敷著名時入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嘲之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晉天文志少微四星

在太微東一名處士星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

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

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釋

藝文之志始自班史故首言之

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

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釋

遞到

後史函下隋書

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各示

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

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

渾圖渾天周髀蓋天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祕閣之

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

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繇富

百倍前脩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

者矣釋此言書益增多史益汗溝用天文陪說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

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

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釋此節單折

到除藝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

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

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

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釋結到單錄近籍為是

按此條抽論藝文也為文史日多而發與天文同

旨故雙舉言之蓋藝文之志始自漢班劭谷灰燼
藜照藜殘有幸心焉陳范以還斯志中絕唐初勅
撰隋書于李顏孔分編史志復有經籍之目故篇
內所指唯此兩家其言有砥瀾之功亦有懲噎之
弊。書有五厄里仁牛氏三致志焉宋崇文祕省
諸目仍登國史而明史則祇載一朝撰述毋亦儀
監於史通抑煩不勝叢錄乎自邇學士購藏家往
往私為目錄繼軌晁陳藉是以當史補續通考者
所宜亟收也

五車莊子天下篇惠施

四部隋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撫遺亡藏中經更著

新簿分爲四部一曰甲部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

賦事四曰丁部詩

部諸子兵書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

七錄

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宗采宋齊以來王公

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經錄二

道錄三子兵錄四文集錄五技術錄六佛錄七

闊眉半額

後漢書馬援子廖上疏長樂宮述長安

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

宋孝王

北史宋隱傳族裔世景從孫孝王爲北平

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

雖有絲麻二句

見左傳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

麟鬪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

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酉舊作丑誤乞漿得酒太歲

在巳販妻鬻子皆貼氣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

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首節領起天人且

周王决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涼一作

梁並非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

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

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

赴有異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釋此節申舉休

之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釋文三句提起後

等書即五行志所本也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谷一作誤遠應始

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

樹梓一作柱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釋之欲奪先

予之是至於蜚蜮蝻蝻食崩坼隕霜雨雹大水無

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釋是數語急轉故當春秋之世

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螽傷苗之屬是時或

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

持此恒事應彼咎徵吳或作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蹟

索隱其可略諸釋此以咎徵無應證明所奪之指且其可略諸者不必附會深求也

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

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

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

盡書而經傳集解杜預注本卷才三十則知其言言一無所

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

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而人舊作失

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釋借劉宋近書與左相衡見

狹者繁而闊者簡舒向輩執簡本以窮天變考證於

舉五行家大致統折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

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原注春秋成公元年二月無

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伯事在宣夏徵

舒之構逆當夫昭代原注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

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

卒恭王立相去凡五世○在志康之上亦夾見五行雜駁

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志康之上亦夾見五行雜駁

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原注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

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文成穆三王始

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

又魯桓三後世歷嚴閔釐文○宣凡五君而下亦見五行

安有桓三後世歷嚴閔釐文○宣凡五君而下亦見五行

駁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原注書序曰伊陟劉向

以為殷道衰於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天下應之

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案

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宣甲乙盤庚凡高宗事

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

序曰舊作尚書脫序字○今照志下書

專政以君事臣原注董仲舒以為時成宿在畢晉國象

也晉厲公誅四大夫欲殺厲公後莫敢責公

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專之案春秋成公

行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注○成志下亦見五

行雜駁但此一占志作昭公注○成志下亦見五

行雜駁但此一占志作昭公注○成志下亦見五

行雜駁但此一占志作昭公注○成志下亦見五

行雜駁但此一占志作昭公注○成志下亦見五

行雜駁但此一占志作昭公注○成志下亦見五

行雜駁但此一占志作昭公注○成志下亦見五

行雜駁但此一占志作昭公注○成志下亦見五

行雜駁但此一占志作昭公注○成志下亦見五

厲事本不在成世不在昭世誤實入誤矣留在案中所糾只
糾月舛不糾占舛不在昭世誤實入誤矣留在案中所糾只
之詳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原注春秋釐公三

霜不殺草劉向以為是時公于遂專權二桓始九月
向又曰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又釐公二桓始九月

大兩電劉向以為為釐公末年信公不悟遂終專權後
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

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案此事乃文公太子即惡也○在志中
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在志中

下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

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

可畏來者難誣者邪釋此段駁其又品藻羣流題目

庶類謂莒為大國菽為強草鶯著青一作色疑脫四字

負蟿非中國之虫原注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聖劉

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浴淫風所至案負嚴公
取齊淫女為夫入淫於兩叔故聖至案負嚴公

越○所生不獨出南鸚鵡為夷狄之鳥原注春秋昭公

來巢劉向以為夷狄之禽案鸚鵡在志中國皆如斯詭妄
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在志中國皆如斯詭妄

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

而為志不亦惑乎釋狀此段駁其不實且每有敘一災推一

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原注桓

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

以為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為後楚嚴稱王兼

地千里也又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為夜

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為畫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

也以為蠹生南越劉歆以為盛暑蠹所生非自越來

也按桓公三年一條舊本在董京相反之下今詳

條內亦有向歆不同之語故移而并之又按劉向遂

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

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釋此段駁其占論歧迂○

行志之不足泥自漢中興已還迄於宋齊其間司馬彪續漢
臧榮緒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
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
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

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尙繁
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

反一作不譎精審也釋此後史之志五行差少穿鑿也然則天

道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

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

晉亂於蒼鳥鷲一作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

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

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

徒煩翰墨者矣釋此此節數入皆非作史者蓋以前事

是以寬為甚之詞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

知或作也嗚呼世之作其鑿之哉談何容易駟不

及舌無為強著一書

一作言

受嗤千載也

釋

作誠辭結

按此條抽論班志五行也漢自廣川董氏湛深經術頗雜緯書伏勝更生後起應和率取春秋洪範影附黏連其流益蕃矣世祖中興喜徵符讖孟堅撰史特志五行亦會逢其適歟其文博而奧其說臆而膠蓋史部之奇文而經學之死句也劉論明通與歐史司天合契可作外篇錯誤題辭。杜岐公通典無二文五行門遼史不志天文

麟鬪鯨死

二語見淮南子天文訓

河變

拾遺記丹丘一千年燒黃河一清

山崩

左傳成五年梁山崩絳人曰山有朽壤而崩

大歲在酉四句

馬總意林袁雅正書曰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知

災有自然之理

周王決疑說苑權謀篇武王伐紂至於有戎之隧

王曰不利禱其祀利獨以擊者精也按其事亦見齊太

公世家書泰誓正義引齊世家周本紀太公曰枯

宋皇誓衆宋武紀上沈公征盧循至左里曰往執麾

舟之戰旂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單舸走

梟止涼營晉前涼張軌傳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

者勝尅敵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

鵬集賈舍漢書賈誼為長沙傅三年有鵬飛入誼

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誼

江璧漢五行志中上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

下持璧與客曰始為我遺高池君今年祖龍死忽不

見鄭客奉璧即始為我遺高池君今年祖龍死忽不

柳植荀悅漢紀昭帝元鳳三年上林苑中枯柳已

及宣帝符節令畦弘以上書言為郎按宣帝初名病已

門樞白髮漢五行志下上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

母又傳書曰白髮杜鄴曰外家丁傅並侍帷幄指象

乃以覺聖朝一曰此異

桂樹黃雀成帝時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

為人所憐郭茂倩注桂赤色漢

春秋恒事應咎徵秦人歸滕朝在魯者五邾七伯錫命

魯十一楚三皆所謂恆

宋氏百篇沈約宋書

拾遺語錄隋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鄭

移的盜鐘有移竊其句未詳而所走者鎗然有聲懼人之聞

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

後生可畏二句見魏文帝

裨竈左傳昭十七日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曰宋衛

子產弗與十一年夏宋衛陳鄭人皆道火禰竈曰不用
道遂不與亦不復火

文伯左傳昭七年夏四月日有食之士文伯曰魯衛

食從矣衛襄公卒十月一日始異終何可常也

梓慎左傳昭十七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

為三四月於商為四月而於周為五月也夏數得天若火

在宋衛陳鄭乎趙達術吳志趙達河南人渡江治九宮風術者曰當

迴晝夜帷幕不出戶以望氣祥不知亦難乎而

單颺後漢方術傳單颺字武宣善明曰其國當有

之至建安二五十年龍當復見魏郡人殷登密記

董養晉隱逸傳董養字仲道也洛下楊后廢因游

亂作矣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鷺出

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數曰昔周時盟狄

泉地也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哀江南賦出狄泉之蒼鳥

珍做宋版印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有一作廣聞

見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舊譌作來來成

二字行草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

者今可得而言焉釋借前二項衍出後二項皆非質言也解在後夫圓首

方足一作趾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見古貌貴賤彰於

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痲瘵所纏苟詳其

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謂身

謂人形名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

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釋因天衍人是一項然技流豈反大於歷象乎

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所依班史輶軒之使譯導而

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

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

方言志乎

釋

因文衍言是一項然鄙語豈反重於經籍乎

但班固綴孫卿

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

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

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

志幸有其書何獨舍諸深所未曉

釋

此節是輕綽之文蓋言彼二項

當志則此二項亦可志矣

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

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權而論之皆

未得其最

釋

此節乃繳落前文轉入下文謂前所云云日增日多實皆不必也唯下三項或

可酌補耳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

氏族志三曰方物志

釋

三項提綱

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

則千門萬戶

長安

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

建

帝王表

其尊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

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勸

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

故齊府齊高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元魏初遷寫

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

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於一作兩漢之都咸洛咸陽洛陽

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鄴都隋氏二世分

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

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釋此節議補都邑志與輿服類列金石草

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

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

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三左宣年列狀四荒之經山海經觀

之者擅其博聞學本此二字一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

拓境無國不賓則有筇竹傳節錡醬流味大宛獻一作

輸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

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

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釋此節

方物志與食貨類列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

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諄於

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

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

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胄相承

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革夷從

夏於是中朝江左一作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

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南兼陳氏山東東并高齊人物殷

湊其間高門素一作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曹舊作都世

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

釋此節議補氏族志與百官類列蓋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實為志

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

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

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

擇其善而行之**釋**此總結三項之當補另條非本或問曰子以

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續一作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

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

所以不果列志也**釋**此總上三項設難對曰案帝王建

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

近則隋有東都記並記一統之都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

宮闕名記南朝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記北朝

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釋**答言都邑有考譜牒之作盛於中

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舊作記統世

族江左有兩王百家譜記南中原有方司殿疑當格

族北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釋自沈瑩著臨

海水土周處撰陽羨風土舊作土風○二厥類衆夥

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

酈元編而不窮總括續撰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釋方物

考有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患無文譬夫

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

擇之而已苟為魚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釋結

有考則取材不難但當擇而用之耳

按此為篇後餘論人形方言二項是設辭特假設

以決天文藝文之當除耳四者相衡洪纖雅俗學

究能辨之知幾顧為此戲論乎其後三說乃是商

語然嘗攷之都邑則略具於地理非同輿服之無

附方物則雜出於外域豈比食貨之有經至如氏

族一門自是魏晉相沿四姓尚官之習而任子積

輕後世尤不可通行獨魏書官氏及氏族知幾議論大率

偏於枯尅不圖此處忽生葛藤。所言雖不行於

史家然後來漁仲貴與諸人已被他虺動癢處

爾雅釋物按爾雅無釋物篇即謂釋草釋木釋蟲魚鳥獸等篇也

綴孫卿探孟軻此四句宋書志序之文

劉向洪範王訓故漢書云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

凡十一其占驗曰洪範五行傳論事著其占驗曰洪範五行傳論

七略漢藝文志成帝時劉向校諸書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奏之向卒子歆卒父業於是總而

略詩賦略兵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六藝略諸子

許負相經舊注孔衍漢春秋許負溫縣婦人裴松之云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

弘景劉孝標藝文類序入如劉孝標藝文類序許負相術經序

揚雄方言讀書志方言十三卷雄齊油素問上計

絕代語釋列國方言

齊頌魏都北齊文宣紀天保九年營三臺於鄴下

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

代寫吳京後魏孝文紀太和十七年幸洛陽定遷

傳齊武帝時魏使蔣少游至祖思從弟元祖曰少

歸游有班倕之巧今來必模寫宮樣少游果圖畫而

王會逸周書序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

卬竹筍醬宛馬巨雀並見後作王會同各

郟子左傳昭十七年郟子來朝也郟子曰吾祖也問焉

知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

籍談左傳昭十五年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曰諸

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拜戎不暇

第也其反無分乎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

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志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世本後漢班彪傳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

夫號曰世本

三閭王逸離騷注屈原與楚同姓任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原序其譜屬

符瑞釋老沈約宋書志四十卷其五行志之前有符瑞志三卷魏收魏書志三十卷其末

老曰釋志

漢三輔典按隋唐二志俱無三輔典之名疑即所謂漢三輔黃圖也漢人撰三輔典之名其書所謂

載皆都城宮苑辟廱明堂廟郊社庫廡橋陵之屬與所引正合

隋東都記隋唐十二志皆不載通志略載有東都記三卷鄧世隆撰未審即是否

宋南徐州記唐志地理類山謙之南徐州記二卷

晉宮闕名唐二志指東晉者隋唐二志亦不載

洛陽伽藍記讀書志記三卷元魏羊銜之撰魏遷

舍其私第為之故僧舍多為天下馬銜之載其本

末及其事跡甚備書錄解題以爾朱之亂城廓丘墟

鄴都故事無考黃補注唐志有馬温鄴都故事二

云

三輔決錄後漢趙岐傳岐字邵初名嘉字臺雍

五州地雜世非徒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者以陪諸陵

趨勢進權余嘗夢黃髮之士貴於名行其俗失則

武定矣斯謂之朱紫由

摯虞族姓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太子孫不能言

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

兩王譜隋志譜系類百家譜集鈔十五卷王儉撰百家

撰

方司選格唐志魏太和時後魏方中正各列本土姓

族次第為舉選格名曰方司格

臨海水土唐志地理類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一

里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山石以作弓矢

陽羨風土晉書周處傳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孤馳

為也曰南山白額獸長橋下水殺蛟并子為三矣曰陸

能除之乃入山殺猛獸投水殺蛟而入吳尋二陸

風學入洛以身殉吳國贈平西將軍著默語及

地里書南齊陸澄傳澄字彥深王儉戲之曰陸公

海經百四十九卷錄一十卷以澄合山

水經注讀後魏鄺道元歷覽奇書注水經魏書本

傳道元字善長范陽人

史通通釋卷三

史通通釋卷四

孫 淮音德星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修來參釋

姪孫 驥房表

內篇

論贊第九〇論謂篇末論辭贊謂論後韻語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

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舊作荀悅

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

盛曰述揚雄曰撰句未的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

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玄晏先生史官所撰

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摠

歸論贊舊謔焉一脫贊字釋首撮史傳之論贊夫論

史通通釋卷四 論贊 一 中華書局聚

者一失此釋此下先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

了固無俟商權作或譌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謂非每傳

皆司馬遷始作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

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篇必有論始夫擬春

秋成史持論尤當從猶義宜闕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

以裁之此皆私狗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

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此推史論成例始自

史記非理所必需也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一作無

味承祚儒一作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

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

良可詠也仲豫荀悅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

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

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

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此就轍儷中所取如孫

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字宏之務

飾立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

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

仁一作人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

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

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釋此節

就諸論品其高下大意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

謂補傳文省舊作同可知謂單詞如太史公曰觀張

良貌如美婦人舊有耳字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

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

石建之浣衣此句舊作萬石君君子非之楊王孫裸

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

謂文省可知者舊字脫也釋事無重出文省可知是及

後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

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

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釋此翻轉言失之復與

贊此處分截下言馬遷自自字無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

其意文在自序之後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敘在

皆傳之後文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

有一章此分綴自事多者則約之字一有以使少理寡作一

小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

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也一字無釋此節遞到史

案之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

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

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顯子李百南

北齊舊脫齊字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

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贖彌甚亦

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

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釋此節摘諸史之

加贊者言之論而又贊尤非史家貴潔之體也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

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

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

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概一言以

蔽之釋更以議論乖違者作收局

按是篇不分編年紀傳仍是紀傳為多論贊二字

截講其於論也辭嚴而不擯於論後之贊則辭決

而加絕自是唐後諸史有論無贊皆陰奉其誠可

知劉說之當理也。子長淡泊無味蓋對限篇書

論非要強文為言觀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八字三
昧仍首馬次班也。又因此知紀傳跋尾當各史
論不當云贊贊銘類也韻體也人以扶風史論皆
作贊曰遂因之必也正名宜與讀此。元史紀傳
不綴論贊其凡例述勅旨云據事具文善惡自見
也

謝承

吳志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弟也隋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

撰承

揚雄

法言其目云撰學行撰吾子撰修身撰問道撰問神撰問明撰寡見撰五百撰先知撰重

黎撰

淵騫撰君子撰孝至按撰自第一至第十三其上皆有四言序然非論贊體也華陽國志則以

撰曰

為論贊揚雄當作常璩

劉昫

北史劉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著三史略記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

按

延明昫字也北史諱唐嫌名以字行

袁宏撰後漢正史紀詳見

列其所號晉書皇自號玄謚傳玄謚先生撰帝王安定人沈靜

高士逸士葛洪傳洪字稚川容人從祖玄得仙

號葛仙公洪悉得其法干寶薦洪領著作洪固辭

求為句漏令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自號抱朴子

因以名書所著神仙良吏集異等

臧榮緒撰晉書詳見

孫安國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十歲避書難

監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是知凡曰陽州郡本皆春秋也

習鑿齒晉書鑿齒字彥威為滎陽太守在郡著漢

時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焉引世尚為篡逆至文

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世祖諱炎與為

謝靈運宋書靈運性奢華世稱謝康樂太祖登祚

玉卮無當

韓非外諸右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不可盛水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

唐修晉書皆詞人

舊唐房玄齡傳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為綺豔詳正史

篇晉史節

浣衣裸葬

漢書萬石傳建老白首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需廁踰身自澣洒贊曰

至石建之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目反之吾真必無

傳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目反之吾真必無

班排賈誼

漢書本傳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

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

范美隗囂

後漢書本傳論非過豈多嗤乎贊公孫習吏

隗王得士

壽謂諸葛

蜀志本傳贊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

年動眾未成功蓋應

收稱爾朱

魏書爾朱榮傳史臣曰苟非榮之剋夷大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功烈亦

已茂乎向使榮無堅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韓彭
伊霍夫何足數北史魏收傳收以高氏出自爾朱
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一作作者之意也竊以書

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

每篇有序數暢厥義詩即書序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

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

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釋首言序之為道主於

猶存經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

序先言孝道次述一作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

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

宗旨亦孟堅之亞歟釋班後節取一篇爰洎范曄始

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

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

釋

此言錄縵是尚自范而開若

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

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恥愧故上自

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

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迹容或可觀累

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

如一作

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

戲

班固

解嘲

揚雄

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音

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

釋

此言後史宗范為課相習成套數見無奇矣○已上止就篇序言

夫史之有例猶

國之有法國

字一有

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

非莫準

釋

此下言

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

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

年踰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

釋

此言

左後中絕體唯令升干寶先覺遠述正明重立凡例勒

成晉紀鄧粲孫盛已下遂一作躡躡其蹤史例中興於

斯為盛若沈宋沈約之志序蕭齊子顯之序錄雖皆

以序為名其實例也釋體此言例之為必定其臧否徵

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

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

之美者釋長數語括一時各見之短夫事不師古匪說

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

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叔一作駿班習

子長攘袂公行不豈不陷穿窬之罪也釋至魏收竟

能風斯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釋此下乃按案

皇舊非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依檢

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釋文不準又案百藥齊

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

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釋文不準此並

非言之難行之難也釋東上句又及一作晉齊史例皆云

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為紀今一作編同列傳以戒牝

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

二史之以后為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

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釋此又指出例合而序誤者

謂后從帝年故不稱紀序乃取義卑柔失命名之意矣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

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按此所謂序皆篇序非摠序其所謂例則兼序中

附出之例及摠立發凡之例大指謂序貴簡質例

貴嚴明也中間雖帶引左氏其實皆言紀傳家。

後幅皇后一條當從前卷本紀列傳兩篇入解不

爾不明

劉江王貢

江注見後漢書其處止舉傳首劉王不及

拜諫議大夫前漢書貢禹字少翁江巨孝建初中

潔行著聞徵為博士後為御史大夫數言得

失按劉江傳篇敘注云以御史大嶠之詞得

濫觴家語三怒以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濫觴謂始出

之多誤用後人

七文選而七發注猶楚辭七諫之流依張衡七辨龍自

支附七厲陳思有七啓仲宣七苑英華有七說左思七調

召又舊注廣列七謨七章侯考又按崔瑗傳名七

疑蠲舉諸名而獨無七章侯考又按崔瑗傳名七

夫子修經凡例左傳成十四春秋之稱微而顯志

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杜

鄧粲晉書本傳鄧粲長沙人以高潔著名著元明

帝明

道鸞南史文學士檀超傳超叔父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

不言烈宗晉書孝武紀太元二十年時張貴人有龍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

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按紀末

仲密明月仲密高慎附見兄高乾傳中斛律光字按百藥齊書字其書字處間於他傳有之無甚不準例之病

父斛律金傳後二人皆無以字行之文傳內亦不

似史通

畫蛇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

左手持卮右手畫蛇無足遂飲其酒

題目第十統一名一題謂篇帙諸名一謂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

檮杌志如志曰喪祭乘釋首言古自成其古名自漢

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為主後生

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

踰於此焉釋言是為後史略四者至孫盛有魏氏春秋

孔衍有漢魏一誤脫魏字尚書陳壽王邵曰志何之元

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

未達從時之義釋擬古求異皆可不必舉已權而論

之其編年月日一字多者謂之紀荀袁漢列紀或作非傳者

謂之書書前後漢取順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體為

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呂陸二氏呂不韋各

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

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

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一作歟釋此總上

唯荀班所名為正餘皆強名而失其實者○自五代

中又勅綱目矣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

史通通釋 卷四 題目 八 中華書局聚

諒無恒規

釋

此下析言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

命章案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

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

釋

史遷篇題之失有然

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

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

釋

班史篇題

之失子長史記別剋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

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晉中興書易志

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

釋

何法盛改易

謂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

必國史為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一作

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

之殊唯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一作後

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定晉書唐初新始以十六國

主持一作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

釋此言非國朝臣當從新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

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

者唯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

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

此標格足為詳審**釋**此言列傳人少人多題至范曄

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

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

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一作切以周易六爻義

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

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釋**范史則務自茲已

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

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

職官至如江東帝主舊譌則云僭晉司馬叡島夷劉

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置一譌涼州牧張寶私署涼王

李暉並見魏書目錄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

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

楚霸王二字脫此項羽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

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別作具言無所不盡者無一

者也魏收更誇己斥隣多綴名目尤可嗤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

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

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為褒貶者矣

釋自觀夫舊史列傳至此通為一大節以此數語總結之

按此亦截講格前論統名兼二體言後論篇帙題

名專主紀傳體言就中列傳名類煩多分條抽論

尤所加意。假號不臣都歸載記史通殊有理據

但陳項輩流於勝國爲寇於興代則非擬諸劉石
未便同科况載記例載卷終而羣雄先事發難爲
我駢除列之傳首於分非越故李密王世充韓林
兒徐壽輝等唐書明史並襲蘭臺不宗東觀也讀
者於此宜審從違又柳州有言每讀古人一傳數
紙已後再三申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鈍器正多
患此題目加詳宜勿深責也自餘皆定判矣。此
上八篇大抵多就紀傳體抽論可以都爲一帙。
後有序傳篇在第九卷方以類聚亦應移置於此
何之元劉璠何之元撰梁典見左傳家周書劉璠
字寶義世宗初掌綸誥著梁典三十

卷

魚豢

外篇正史篇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
明帝唐志雜史類魚豢魏略五十卷按三國

魏志無傳

姚察

陳書察字伯審有至性領著作撰梁陳史未

進上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以體例誠約子思廉博

訪續撰按史無梁略之名而劉氏云爾定是察藁

外戚命章

按史記之立外戚世家其中所載實皆

屬反別立傳不以外戚名篇最為非體班史因之

易名外戚列傳置在臣傳之後尤為失之文亦應

平林下江

後漢劉玄傳王莽末新市人王匡從之

藏於綠林中地皇三年大疫分常丹西北入南陽

號新市兵匡鳳武及其支黨朱繡張仰北入南陽

復聚眾號平林兵以應之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

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立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

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

斷限 第十二

沿革遂相交耳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

限但交關處

釋篇首標義言代有定

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

須相涉耳

釋

轉局夫又作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

二句

表志

班傳除沿襲史記二三篇外皆無越限故單言表志其殆侵官離局

者乎

釋提出漢書斷限不清來考其濫觴所出起於

司馬氏案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

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

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

或非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

或作目非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不誤若是

膠柱調瑟不亦謬歟

釋東班書引後史但固之踳駁既往不

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

途一作宋史則上括魏朝魏

隋書則仰苞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

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息

釋此言宋隋二志越限

之非雖所侵無幾而例已不清矣○當與正史篇互

參此議彼敘此論限彼原史也而彼篇舉隋不舉宋

史此無缺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一字

同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表呂而已若作

至舊譌進鳩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漢謂不涉霸圖

曹謂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字下有同董卓猶秦

之趙高昔車令府中車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卓

師為太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

公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

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

志歸迷而不悟者也釋此下就紀傳言董臧諸人魏

限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宅記則無宜

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孫策死漢

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

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釋

此指沈約魏收二書言晉連蜀漢魏逮高齊猶漢之前嬰後策耳約書無攷如收之推隆獻武似作齊紀

者然雖不別立篇目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

承正朔斥彼魏胡兼一作胡非胡也故氏羌有錄索虜成

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魏太平真君其史黨

附本朝思欲凌駕一作架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傳收東晉北

吞諸僞匈奴羯徒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

明二帝之時中原秦氏符趙匈奴劉之代並在魏前元氏膜拜

稽首自同臣妾其時尚微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

又張寔李雄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

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釋此痛

斥魏書越載東晉及十六國也夫尚書者七經之冠

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

行不由徑作路字訓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

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舊有遂字全寫禹貢

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

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

左氏所載唯錄舊有其字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

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

也釋復駁漢志地理全寫禹貢此更若夷狄本系四

截句非舊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亦作

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鬪徙居諸如此

說者一字多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之一無者曾不知

前撰已著而一字多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

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

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

稱博異乎吾黨之一有所聞**釋**此更推到外域種系久

限全錄舊文尤為駢贅也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語見賦善哉

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

歷選自古唯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

之一字無許也

按國史紀傳為正紀傳斷代為正劉子頻頻提闡

是其截斷衆流句故首於史記外別立漢書家此

於條目後亟綴斷限篇也向者極表班書今者首

糾越限向以標法式今為辨封畛有相濟無相背

也。評者云高紀不書子嬰魏書不序高歡未見

其可此誤解也班書高紀顯帶子嬰劉非不見劉

但謂不復為嬰立紀耳魏收銓敘獻武崇飾其詞

非所施於臣子劉氏以為幾同齊紀無復限制耳

豈謂上下交涉處不須及之耶又有以董卓臧陶

皆非與操無因而譏劉說為過者亦是誤解與前

評正同盧循傳不入宋黃巢傳不入梁詎曰疎脫

傳首董卓按魏志本傳居臣傳之首所敘事實無

是卓傳始有魏太祖未有處也宜史通訾之

臧陶劉孫魏志臧陶傳功曹董卓圖危社稷洪超

糾合義兵辭氣慷慨洪請為東郡太守紹不聽超滅洪

於雍止洪徒既從袁紹請兵救超紹謙字恭祖

怨紹入為兵圍刺史刑政失和太祖征謙以糧少

引軍還謙病死公孫贊傳贊字伯珪遼西人除遼

東屬國長史遷涿令遼西烏丸工力居等叛贊不

能禦朝議以宗正劉虞為幽州牧工力居等遣譯

自歸贊害虞有功稍相恨望天子遣段訓增鮮于

督六州贊誣袁紹又遣兵與輔合擊贊軍事鮮于

乃為塹十重築京為樓其魏紹悉軍圍之贊自殺

帶及數語足矣安用傳為

沈錄金行梁沈約傳著晉書百一十卷沈約晉書一

百者金行一卷庚銑東晉新書七卷並沈約晉書一

暉既素程靈承祐善注魏士德曰黃晉金

魏刊水運魏謂魏收魏書律歷志以皇魏運水德

鍾壬實符魏方水之

典午蜀志譙周傳典午謂司馬忽今月

膜拜穆天子禮佛交而稱南謨者即此也

校年論地甲子禮漢進攻晉成帝十三年羅尚破李特

斬之子勢桓溫入蜀勢降李氏亡實穆班弟期三年又壽

矣帝之二年張軌為涼州牧卒時寔在州已十三年

華華子耀靈靈伯祚靈弟玄親至觀叔天錫降

於秦前涼亡實孝武之四年按張李興滅並在魏

道武未稱帝之前而魏都平城也極

行不由徑見雜說上語篇

淳維

史記匈奴傳漢書匈奴傳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槃瓠

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得

名曰槃瓠

帝不令之後槃瓠頭者以少女時有畜狗

南山止

石室中生子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其後

滋蔓號曰蠻夷

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南史蠻傳亦

生白槃瓠

是為蠻祖白發犬乃其子之黃帝曾孫卜寶

葉其說

枝是為蠻祖白發犬乃其子之黃帝曾孫卜寶

驚橋

魏書高句麗傳先祖朱蒙一母河伯女暖處一

餘之臣謀而殺之

朱蒙字之曰朱蒙走道遇大水魚驚並浮

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麗傳文略曰高

句麗因以渡為氏隋書高麗傳文略曰高

馬鬪

魏書吐谷渾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一名奕洛韓

別為慕容容氏渾與虜人二部馬鬪甚易傷虜當去汝萬

畜也鬪在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傷虜當去汝萬

斷限

晉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

晉史賈謚請從泰初為斷事下三府議
按限斷即斷限也二字見史傳始此

編次 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

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釋首借編年託起紀傳言其體本

無越次可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置勿論也

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

之混淆冠履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釋紀傳則體例條

分編次宜求整確矣此是總挈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

已矣至於龜筮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

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筮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

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

釋一條言史記龜筮是志體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

出一作附餘親一作觀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

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爲二錄至

如元王高祖從弟交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

載甚寡而能獨載疑嘗作成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

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

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高祖從父

兄代當作趙高祖子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吉王

京京房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釋一條言班史附向歆於楚元王傳代

不相接封不相襲宜以類離立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

逃責古通債尚曰一作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

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年王莽建年不編平紀之末

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睹

求之正朔不亦厚誣釋莽一條言莽元宜革而班史當莽傳竟紀莽年其失甚矣當

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

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失位謂

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

首事等躋僖位先不密夫東觀秉筆容或詔於當時

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釋先一條言後漢中興更始

范史因仍不改蓋逐免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為我駢除

是以史傳所分真偽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

後隗囂孫公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

二牧謂益州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偽朝

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釋一條

志宜首紀先主而陳壽乃先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

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

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

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

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釋不一條言嗣代之不君者

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齊廢猶在而遽列和

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為梁

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東昏而尊中興

和帝顯義寧恭帝而隱大業煬帝苟欲取悅當代遂

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寧一作

為格言釋未一條言齊隋二史阿狗與朝於前代此下

起非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一作列表志異體不

必一誤作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降

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今止魏書志

二書後人既而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

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釋

一條言紀傳相接繙閱為便表志不妨次若乃先黃

後史多不然○已上分糾失宜凡八條

老而後六經史記後外戚而先夷狄漢書老子與韓非並

列史記賈誦將荀彧同編魏志孫弘公孫弘傳讚宜居武宣

舊作宣武不合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立成傳終一作中如

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

詳之釋末復撮舉以概未盡者

按錯舉紀傳表志中離合收除諸義例比而論之

苟非大段創通邠能有此即事分撥。鬱林固昌

邑之續蕭鸞非博陸之倫而改元易歲亦與不盈

月者有別斥之紀外論似未安若更始之於光武

其直鈞入關先王上軼重瞳建號書年下殊二牧

升傳作紀非瞽說也其說漢已有之張平子曰更始居位光武為其部將然後

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也。陳氏書錄解題謂范曄後

漢書志借舊志注補之其後紀傳孤行至本朝孫

萌始議合之今觀蔚宗釐革之語知唐時舊本尙
自合行但附置紀傳後耳不知何時析去再觀外
篇正史篇云睦十志未成而死則此云蔚宗釐革
者祇就現行范本指其位置如此勿泥作范自手
定也陳氏說詳正史篇注。篇尾公孫玄成傳議

太板

逃責

帝王世紀赧王雖天子為諸侯所役逼負責
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曰逃

臺責

祚歸高邑

光武紀光武進至安次諸將議上尊號行至鄗
元氏進至安次諸將議上尊號行至鄗

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因復奏受命
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受命

之符光武於是設壇場於鄗南
皇帝位建元為建武改鄗為高邑

躋僖

左文二年秋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
子以爲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

武不先不密文

惡視左文十八文公二妃敬嬴生不宣公敬嬴嬖而

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夫人姜氏歸於齊

庶杜注惡視太子視其母弟也夫

鬱林為紀南齊書紀鬱林王世祖武帝皇太孫也

軍蕭鸞定謀使蕭謹等領兵入

宮輿接出西弄殺之鸞即明帝

穎達隋史通志略唐貞觀中穎達撰女隋事五

孫弘傳讚按艾公孫弘傳讚是時漢興六十餘載盛

因歷舉公孫董兒等二十七人又云宣承統纂

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下復歷舉蕭梁二

夏侯等二十四人居武宣中盛稱

玄成傳終章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子玄

侯故國榮當世焉按本傳既畢歷述諸郡侯中所立

太祖太宗等宗等廟罷毀詔議其文皆列侯中立

稱謂 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衍一

二云云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

之篇籍傳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

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釋首

聖經為慎重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

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

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

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為目

不其慢乎釋類舉二事皆旋起旋滅者其文從略古者二國爭盟晉楚

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

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

賊也一脫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

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

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於

上國或作若非方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比魏於宋而

並霸原注楚莊王按以中原西東所據之地為比逮作

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原注謂盛等

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釋此論三國舊史

之稱謂憑地勢而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統言各

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

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

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諡僭帝者皆稱

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武靈王加以主一作非號杞用夷

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

氏者矣釋此論晉淪中夏諸戎迭興作史者準胡服

史通通釋卷四稱謂九中華書局聚

亦非得實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

於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

無慙德猶言必欲加之其唯武王謂廟號可及操止故陳壽國志獨

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

非一如成舊作康非穆兩帝劉蕭二明或作朝誤梁簡文兄弟

原注兼言齊北齊武成昆季原注兼文昭也斯或承家之僻

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諡靈繆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

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

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一作倫濫之源者乎此論祖宗二字

最為隆號相仍嗣世古不虛尊又位乃人臣跡叅王

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

天子可也必若當塗魏曹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

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

祖考而已至如元氏魏元起於邊一作沙朔其君乃一部

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已來

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首卷名襲其虛號生則一少則

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

釋此論開國追尊號諡世數有紀世類必稽無若二

魏之妄而過制者法在必斥○前節以廟號言此節以諡號言勿混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

準至若諸侯無諡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

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舊作

有邲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

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鉅鹿張角赤眉琅邪樊園綺友朋

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凡此諸名今本失皆

出於舊多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張弛蓋取叶隨時不藉

稽古及後來作者一作所頗慕一作纂斯流亦時採新名

列一作成篇題原注若王晉王隱之十士寒儁沈宋

沈約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

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魏一脫書也乃以平

陽王為出帝魏孝武西入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

通曰島夷夫其詔齊則輕抑關右文字黨魏則深誣江

外即晉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

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

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一作伊而人莫之肯從

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

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一作難復刊諸竹帛終罕一作

傳於諷誦也釋此論前史雜出名稱皆本當時口語

矯誣真成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

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

惡札矣

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漢明

帝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

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班史名贊為述之敘聖卿董賢

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魏囂也至一譌去止曰

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原注習氏漢

為正統其編目敘事皆謂蜀先主為裴引魏室則目

文帝為曹丕夫以淫董賢亂魏囂之臣忽總一作隱其諱正

朔之后反乃一作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為文逐韻而便

作原注班固哀紀述曰宛變董公惟亮天功魏囂公

逐韻也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為史通多此失上

才猶且其一作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略舉一隅以存

標格云爾釋末言諱名書名尊卑分定作文作史寬

及附嚴法殊因約舉混稱用垂標準○此條

按篇內所詳凡五項一斥魚孫三國名備名權也
一辯志十六國直書為盜也一議晉後嗣世概加
廟號也一譏二魏開國追尊可笑也一鄙收書題
目創名駭見也其前後二條乃帶及之。承祚志
蜀寔用紀體二主皆不書名志吳則堅策以後仍
書名斟酌權宜愈於魚豢輩遠矣。傳曰至敬無
文至文尚質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古之制也漢不
虛尊晉加彌廣由唐而來廟冠諡前遂為世典禮
時為上母亦質文之流於既溢者歟稱祖稱宗一
節可作廟諡議懸之冊府

蕭方等隋唐二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

趙君主號甲子會記周顯王之季韓燕皆稱王趙

武靈胡服招騎射尋廢其太子章而傳位少子自號主父

杞夷子爵

事在左傳僖二十二年注見惑經二十

成穆兩帝

晉成帝紀臣曰成帝諱衍明帝長子也廟

服凶徒既縱神器臣曰穆帝紀穆帝因襁抱之妾用母氏

子也廟號孝宗史臣曰穆帝紀穆帝因襁抱之妾用母氏

史無廟號故舊本有康穆者非

劉蕭二明南史宋明帝紀太祖明皇帝諱彧文帝

埋錢以爲私藏天子下騷然宋氏之道生之衰矣齊

明帝紀高宗明皇帝諱鸞始安王之道生之衰矣齊

則詭言北行誅戮簡於出入將南

當塗淮陽反者侯漢術傳識書言代漢者當

塗高又獻帝時李雲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

象魏者兩闕也當塗而高者魏當塗漢

宦官攜養侍與左館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

腐鼠稱璞戰國秦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

共和史記周本紀厲王出犇於彘周公召公二相

表共伯和師古注共國名也伯冢紀和共

邲敖左昭元年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

之邲敖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葬王於邲謂

十士寒雋按文與二隱晉書已亡無可考證中之

平陽王魏書帝紀出帝諱脩封平陽王齊獻武奉

貳於長安託討蕭衍盛暑徵發天下怪惡之七月遂

孝武帝將圖齊神武詔太祖為大都督深仗太祖

七月丁未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奉迎謁見

原氏阡漢游俠傳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為南

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尹曹氏阡立

表署曰南陽阡道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按阡通阡立

史通通釋卷四

史通通釋卷五

內篇

採撰 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

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

釋

首引闕文不補之義領起採撰

宜慎蓋珍裘以衆腋成温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

穴藏山之土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

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正明受

舊作授誤經

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

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

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

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

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

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

釋

此節提出上明

馬班諸史非不博徵必求雅正所以可貴也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

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

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

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

犇月如斯踏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露

班華

一作

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

晏

皇甫謐

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

始一字

於此矣

釋

此節言後來雜撰益多人情好怪史體所必禁而其萌自此不可遏矣

至范

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

風俗通

應劭撰

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

葛洪撰

朱紫不別

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

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

北朝尤苦南國尤苦謂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一作重

遂云司一字多馬叡出於牛金原注王瑯琊曰沈約晉書造

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

證其狀收承此言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

王曰收以叡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劉駿上淫路

案前史尚如此誤况後史編錄者耶

氏原注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

有異議魏書因云駿烝其母路氏醜聲播於甌越

也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剖

斲一譌作蓋亦陰過之之一無所致也釋此節言范書

誣至魏之穢史借詞汗穢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

林裴榮世說幽明錄劉義慶撰搜神記干寶撰之徒其所載

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

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舊作朝新或作撰晉史多採

以為書夫以干寶鄧粲之所糞除王隱虞預之所糠

粃持一作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

史通通釋卷五 採撰 一一 中華書局聚

梁世之修徧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說於

於一無字

同下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

釋

此節言國朝勅脩前史擇亦不精所規在此也

○下皆散摘

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

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至如

江東五僑始自會稽典錄記郡國也穎川八龍出於荀氏

家傳

譜牒書也

而脩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實錄苟

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

釋

此層言偏狹之志乘宜擇

又訛言

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

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儻無明白

其誰曰

王本注疑脫不字

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

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烟罵

一作薦

書河北以為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

一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

非無定釋

此層言一時之訛傳宜擇

况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

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

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

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

承前說後言堯

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

鳴逐劉安以高蹈

承有無言

此之乖濫往往有旃

釋

此層言舊

說之舛訛宜擇

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

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

盛

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

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

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

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釋

末節繳上三層為採撰者致誠

按此篇持論正大方嚴劉子嘗言作史三難首尚

學識卽此可以證其本領

殺青

後漢吳祐傳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

蠹謂之殺青亦曰汗簡字已見國語篇戰國策注中

禹生啓石

路史餘論夏后氏生而母石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修務云禹生於石而纁氏登封廟有一石號

啓母石漢元封元年生武帝幸緱氏制曰朕至中岳見

轅轅謂母石云氏化石啓生地乃來嵩北按韻府言禹通

山忽至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

南實無其文亦編書

伊產空桑

列子天瑞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察其所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白若

爲水而東走明曰爲空

海客

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

至一處居舍甚嚴遙望巖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

星犯牽牛宿也

姁娥後漢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

其大昌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後

王喬左慈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時為葉令每月

羅史何望言其得一臨雙寫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是舉

欲收殺官屬履也入壁中霍然不知少有神道曹操

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乃令就羊前

兩鄰人立而復相殺欲試君術耳忽有老羝屈羊前

非聖不觀漢書揚雄傳雄自入立云處如許

皇覽魏志劉邵傳邵字孔才黃初中為散騎侍郎

略府云常侍王象受詔撰皇覽藏於

徧略梁文華林撰徧略徐元靜天監十五年舉學

又顧杏傳徐勉舉杏及顧協等五人撰徧略又鍾

考南史劉峻傳梁安成王給其書籍使撰類苑一
百二十卷帝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舊注
徧略七

五儁晉書薛兼傳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

循齊名號為五儁初入洛司空

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八龍後漢荀淑傳淑字季和潁川人有子八人儉

穎陰令苑康改其里曰高陽里

曾參殺人戰國秦策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

不自若頃之又告母懼投杼而走

不疑盜嫂漢書直不疑傳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

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翟義不死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為東郡

漢王昌傳昌一名郎莽篡位即詐稱成帝子檄州
郡曰天命佑漢使東郡太守翟義擁兵征討郎以
百姓思漢多言翟
義不死故詐稱之

諸葛猶存蜀志魏延傳亮出北谷口病延密與楊

祕不發喪亮傳注楊儀等整軍而百姓為之諺曰死

維令反旗鳴鼓宣王退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

死也按諸葛猶存似是成語俟再詳之

嘔血蜀志諸葛營遁走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

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大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

嘔血蓋因亮亡而自躡跡大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

馬圈魏書高祖紀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荊州

北次穀塘崩於行宮按今蕭子顯齊書

沈炯罵書史通云沈炯罵書人梁侯景之難王僧辯

宮闕抗表言陛下貪臣汝穎絕好河北檄景圍守

南史賊臣傳王偉魏行臺郎高澄以書招景偉為

景報書澄問誰作左右稱是偉文據此則炯為僧

辯檄乃假侯景非檄也至北人也梁武晉澄是受愚於

魏收草檄史通云魏侯景叛入梁文襄令收為檄

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周書獨孤信傳東魏侯景之

南奔也魏收為檄梁文矯稱無關西之憂欲以威

梁也北史邢邵傳邵字子才入稱北間第一才子

鉅鹿魏收年事在後稱邢焉歷考魏齊周諸史

其言草檄及收人語之文史通略或此有據耶檄

師曠軒轅並世列子湯問焦螟集於蚊睫師曠占

空峒之上曰黃帝問曰吾欲占藥善一心可術師曠欲

兩蓬欲病病草先生艾史記黃帝少典之子名軒

公明方朔同時字公明魏管輅

堯八眉淮南修務訓堯眉八圖而高誘注堯母慶都

夔一足王訓故韓子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

所見非一使為樂正非一足也按此事

烏白馬角

語見史記刺客傳贊博物志燕丹質於秦欲歸秦王諤言曰烏頭白馬生角乃

可丹仰而歎烏頭白俯而嗟馬亦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犬吠雞鳴

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者高帝之孫也好儒學方術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白王入公皆變為童子王迎燒百和香

八童子復為老人授王丹經藥成雷被伍被共誣安謀反入公謂安曰可以去矣安登山白日昇天

人傳去時餘藥器雞犬舐豚之盡得昇天故雞鳴

雲中犬吠

載文 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

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

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詔

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

釋文以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

董俱稱良直者矣

史通通釋卷五載文六中華書局聚

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

宗者一多故作譬如一作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

衛釋乃遞及史之所載下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

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

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二許晉獻

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

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

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

體詞沒其義繇華而字一無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

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諸一脫列傳不其

謬乎釋已上是發凡一正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

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謬雷同權而

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設二日厚顏三日假手四日

自戾五曰一概釋揭出五失之綱何者昔昔無大道

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

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

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

始自納陞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

馬侯服舊主蒙加一作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

此一脫所謂虛設也釋無其一舉得國而言魏晉南北

豈載之史策非虛設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

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句以兵形如日月之蝕焉非

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一有至

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

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一作斲一作冰以防

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

黃列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

轍並當時語此所謂厚顏也釋其二舉當敵而言忌

則後為語檄以此諸篇古者國有二脫此詔命皆人

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

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

勅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

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

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

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

也釋其三舉書詔而言恭主多遜辭諛臣飾蓋蓋一無字

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

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

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

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
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舊脫斗筲下一作

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

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

謂自戾也釋其四舉馭下而言鑑識靡定前夫國有

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

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

代一作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

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一作

非國福不盈皆或譌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

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

此所謂一概也釋其五舉頌上而言時有隆污詞於

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

鑊冰為璧不可得而字下無此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

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

示一作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一作復不之一作知察聚

彼虛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注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疏

畢一作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釋此節總括

史所載則史也而集矣若乃歷一作類選眾作求其穢累

王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

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一本盡機要唯王邵

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詰一作諳實理多可信至

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

撫實之義也釋前皆統論所載之失此節括蓋山有

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

不恐當有皆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

邪篇上中下分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

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

書字舊作家誤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

策荀伯子之彈文此所取未允其山巨源之啓事此

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荀書之

竹帛持以之一作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

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釋此節又約舉舊文以

示準的言文必似此自當登載耳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

賊臣逆子懼凡今之之一無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

華採貞真一作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

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

務乎釋末仍繳歸載者轉借載者以警作者

按前之載言欲掣出篇文此之載文就擇言著論

五失大半皆篡亂褊小時文字標而出之信禁淫
之隄防持雅之管轄也其於賈班諸人之作不復
以隔越敘事為言足可彌縫前語之隙著書家參
互相掄視諸此矣。唐置中書省宋設內外制大
抵王言胥歸官掌假手一條不可泥然讀此亦足
當訓詞爾雅之箴。余讀五失而恧然也間嘗泛
濫史材凡九錫禪代之文檄誥勳言之作撮其艷
句用備荒穀以為不虛度矣而此種學問古人鄙
之謂之流宕伊川玩物喪志之訶亦為讀史不知
擇言者戒與

綺縠鄭衛

王訓故漢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

樂有鄭衛

兩都

後漢班固傳建初中京師修宮室而關中耆老猶望西顧固感前世文辭諷勸乃上兩都

賦盛稱洛邑制度

廣成後漢馬融傳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文武之士道

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

劉備吾儔魏武紀注山陽公載記曰曹公船艦為

既而晚出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

高歡不死北齊文宣紀周文皇帝親戎出次周文帝聞帝騎

軍容嚴盛歎曰高

移都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於樊震

斲冰北史齊文宣紀周人常懼齊

智昏菽麥曹魏檄吳文孫權小子未辨菽麥按語

是字文誚蜀也再按識味文俟補定

古詔命厚齋紀聞漢詔令入主自親其文光武詔

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

第五倫讀詔

後漢書倫字伯魚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

決一見矣

龐萌

後漢劉永傳龐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

是也拜平狄將軍擊董憲而萌反帝聞之大怒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

乎言

猗與之頌

商書首篇那小序那祀成湯也

魚藻之刺

小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

焉武王

起居

荀悅申鑒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明德馬皇后始書焉因之唐藝文志凡實錄詔令等起居注

漢魏以來因之唐藝文志凡實錄詔令等起居注

居注類西京雜記葛洪家有漢武禁中起居注一

諷諫嫉邪

韋孟諷諫詩見載言篇邪賦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叔執其手延置上坐謂坐中

曰此徒漢陽趙元叔也吾請為諸君分坐

過秦王命

賈誼過秦論見載言篇漢書敘傳彪

隴輯英俊竄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折

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愍狂狡之不息迺著

王命論以

救時難

張華箴女史

按晉書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

曹紀載之也

蓋

張載銘劍閣

文選郡善注滅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

益州刺史張敏

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

遣使鑄石記焉

按載字孟陽銘見晉書本傳

諸葛表

按蜀志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

曰亮聞魏兵東下

關此表虛弱十一月上言云

於是散關之役

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王昶誠

魏志王昶字文舒為兄及子處道其名子渾

字玄冲深字道冲

遂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遵儒者

之教履道家之言

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諺曰救

寒莫如重裘止謗莫

如自脩斯言信矣

劉谷晁李

劉向谷永晁錯並見二體篇後漢李固

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
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云云

荀伯子彈文宋書伯子官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所

奏効莫不深相訶毀或
延及祖禰示其切直

山巨源啟事晉書山濤字巨源武帝受禪為吏部

人物各為題目
時稱山公啟事

彫蟲法言吾子或問吾子好賦曰童子

補注 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

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

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進一作

惟此二名其歸一揆釋首原訓詁之體名殊義一如韓戴服鄭鑽

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

今傳授是曰儒宗釋此節舉注經之家陪注史之家

注家正體也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一作趙岐之三

輔决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舊二字常

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

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此節入史注類異夫儒士者於本文

外增補事緒是注家之變體○已上標舉領局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

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撥衆

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

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此節列史

注三家說部注一家自此以下後有論斷○於述史處別出世說者謂孝標才堪注史而惜其小用之也

觀後文論斷自分曉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

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悵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

定彼榛楛列爲子注注列行中如子從母若蕭大園淮海亂離

志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

志之類是也

釋

此節是官居史職而著為雜權其得錄又復加注者後亦有論斷

失求其利害少期

松之字

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

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

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

矣

釋此論松之注三國

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

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

目難為披

一作搜

覽

此論陸澄之注前漢

竊惟范曄之刪後漢

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

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

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摺拾潔以登薦持此為工

多見其無識也

釋

此論劉昭之注後漢○依前所列此下當有劉彤注晉紀論斷今缺

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

通已

察及泉魚辨窮河

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蹟彪嶠網

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

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釋此論孝標之注世說自茲已降

其失逾甚若蕭羊舊誤楊之瓌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

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釋此論蕭羊宋王四人雜志大

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依文設訓者或自我作故另出

意見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

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釋此節總結至若鄭玄王肅

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

其流實繁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

焉釋末仍收繳經注與前文應

按篇首云傳者轉也注者流也以訓詁為主此三

言者即本篇立說之主乃若聚異同以長煩蕪拾

吐棄以侈登薦皆非劉氏所喜後世顧以撫遺錄

別為多知博辯之資韓子曰古今人不相及此之謂與。宋人著班馬異同一書分校字句之間足資參互之用而劉云此缺彼增採摘成注有昏耳目其言太執雖考對之小辯亦注例之一端也（附見）

楊正衡注晉書竇革董衝注唐書廢徐無黨注五代史今行

韓戴服鄭（漢儒林傳）韓嬰（又）燕人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又）后倉曲臺記授梁戴

德延君（後漢儒林傳）服虔字子慎（鄭玄傳）玄字

左傳解又以前所注易書詩儀禮記論語孝經尚

書大傳又著禮禘裕義六藝論毛詩（譜）凡百餘萬

言（鄭興父子傳）興字少贛（開封人）少學公羊尤明

左氏周官自杜林桓譚（春秋）作難記條（例）兼通易

傳（為）大司農（作）春秋（刪）十九篇（裴駟）史記集解（注）索隱（曰）駟字（龍駒）

裴李應晉（宋）兵曹（參軍）正義（曰）駟探經（史）及眾書（所）出李奇（南陽）人應劭（後漢）太守（晉）灼（河）南

人晉尚書郎

摯虞三輔摯虞注趙岐三輔

陳壽季漢蜀志楊戲傳戲著季漢輔臣贊而不作傳者余

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

周處風土記即陽羨風土

常璩華陽志自大防華陽國志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

者四百人晉書璩字道無散騎常侍按周常二書注皆無攷

松之三國宋書裴松之字世期中書侍郎以上使注

成文蜜蠶以兼採為味臣實頑乏顧慙二物按世期史通作少期北平本云避唐諱也

陸澄見書志篇隋陸澄經籍志漢書注其一卷齊金紫

劉昭劉彤南史昭伯父彤集劉昭字宣卿臨川王記室

為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一八十卷

孝標世說荆州戶曹叅軍高祖招文學劉峻字孝標

能隨衆沈浮故不任用高氏一緯略孝標注此書引
接漢魏諸史如晉氏一代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
於正史之外

蕭大園祖開書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子客長安太
海亂離志四卷蕭世怡撰景之亂新舊唐志
並作蕭大園撰世怡即其人歟按本傳缺錄其

書而志亦不言有注

羊銜之見書志篇按維陽伽藍記序余才非著述
內有注

萍實家語孔子曰吾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
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甜如蜜

王肅見尚書家

何休後漢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

馬融後漢本傳三禮尚書融為梁冀草奏李固頗為

所直

因習第十題八分次一作因習上與下

因習第十題八分次一作因習上與下

因習第十題八分次一作因習上與下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

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

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釋領起隨時變通大意反對

字因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

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四莊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

薨大夫弔昭即其證也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

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

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謂諸世家凡有薨者同加卒

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釋此節指遷史書卒誤

失因之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為魯國撰周書者不呼

其上一作王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

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

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

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

此失迄於仲豫荀悅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

者矣釋此節指班荀二史沛漢誤因之失○魏志武

改書公二十一年進爵魏王遂書王凡公王之上皆

不安魏字劉蓋準此立論也况班固身為漢臣體更

應爾近有以除沛漢二字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

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

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

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

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

謚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

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謚之承

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釋此節指固謚

失字之

何法盛中興書劉隗

魏一作

錄稱其議獄事具刑

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榮緒晉書梁朝通

史於大連劉隗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仍一作乃

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釋此節言何書既

通二書因仍尋班馬之為為一字列傳皆具編其人姓

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

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列姓名於卷中卷中

謂傳中也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

既書題目又顯是則一脫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

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

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釋此節指

用司馬標類之例而又添列姓名則因而不魏收著

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

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

異諸華原注劉昶等傳皆云丹徒縣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按魏書劉昶傳無丹徒

宋人句蓋據劉昶傳而曰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

致士風之殊二句頂孫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二句頂

臣求諸往例所未聞也釋此節指魏收例斥南朝為島夷至如南士來歸等傳

并且不能自因矣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

盜故阮氏緒孝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舊作姚

等書別剏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

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者其流別

羣書還依一作阮錄案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

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譽為附庸之主

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

史考斯眾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

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釋此節偽史二字只當偏紀二字

用古近偏紀皆可依類同編而隋志泥定晉人遺夫錄專收劉石等書是亦滯於因習而不知適變者

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

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昭馬而魏晉史臣書

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

摧於孝一作李譎靖之末王謙尉迴玉折於宇文之季而

李百藥刊齊史顏師古述隋篇時無偏畏事須矯枉而皆

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釋此節

言勝國拒命之士興代被以惡名後來脩史應申其節李顏輩因仍曲筆大非也○條駁止此已下總結

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

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

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歷

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

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史者苟能識事

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

者一多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按本篇因字該義不同有在昔爲是而在後因之則非者有前人既疎而後人因之仍誤者有因往例而不盡因者有自爲例而不自因者有當代書例則然而異代不必因不當因者條分乃哲混舉則蒙。僞史一節粹難會悟議者大率於十六國史牢執僞字於越絕書牢執子貢作三字遂生多少驚疑愚初亦鑿舟以求不能灑脫至第三易藁乃始悟劉之意不過曰凡方隅偏據之史皆可收歸一門語最平直也蓋東晉之十六國正如殘唐之十國也考宋史藝文志於史類之末分置霸史一門首列越絕九州春秋等書次則常璩和苞范

亨諸志記其後則南唐蜀閩吳越荆湘湖楚諸小史以及劉恕之十國紀年并錄無遺兼該數代以是知子元所言早為宋史闕其藩籬也歷覽前後史諸志藝籍者從無一門止收一時之冊而隋志獨立此狹門唐志復因之狃於阮錄不能自出宜為通識所嗤矣。崔鴻十六國春秋唐志有宋志無不知何年散佚

膠柱刻船

史記廉藺傳趙王以趙括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按

調瑟又用淮南子語呂覽察今篇楚人涉江劍墜水遽契其舟曰吾劍所從隊也廣韻契鏤通刻也

曰薨曰卒

公羊隱三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劉隗

晉書劉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按今晉書議獄

事收入本傳竄去具刑法志一語不襲臧書通史之誤矣

劉昶沈文秀魏書劉昶傳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又書沈文秀傳文秀字仲遠吳興武

康人按義隆者宋文帝之諱也文秀則世為宋臣宋書亦有傳二人皆出犇仕魏者魏書島夷其君

使父而邑里其子臣是父而邑里其子臣是

闔閭季札按史記吳太伯十九世至壽夢壽夢四子長諸樊季札諸樊子光是為闔閭

孫策虞翻按吳志孫策字伯符漢討逆將軍弟權稱尊號追謚策長沙桓王虞翻為孫策

田范裴段隋經籍志趙書十卷二曰石集

尚書范亨撰秦記十卷涼著作段龍撰景

劉石苻姚前趙起姚淵後趙起石勒前秦起苻洪

正史劉石句按錯苻舊作符有參證語亦具正史外篇

杜宇華陽國志有王曰杜宇自號教曰民務時朱提有梁

蜀記越絕隋經籍志蜀王本紀越絕一卷揚雄撰越絕

書史劉石句按錯苻舊作符有參證語亦具正史外篇

蜀記越絕隋經籍志蜀王本紀越絕一卷揚雄撰越絕

時也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又有毗陵無錫鹽
官太末丹陽豫章諸地皆
後世名其非子貢撰可知

江表後梁晉書虞溥字允恭仕隨鄱陽內史居舍撰江表後

蕭梁春秋十卷後梁

韋耿後漢獻帝紀建安二三年少府耿紀丞相

紀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

欽誕魏志母詔工儉傳揚州刺史馬景文欽與大

將軍統兵討破之欽休入吳吳以欽為鎮北將軍

又諸葛誕傳誕字公休景王東征使誕督軍向壽

春欽之破也誕累見夷滅懼不自安遂反吳人與

文欽來應大將軍司馬文王討之欽與誕有隙誕

殺欽大將軍乃自臨圍擊斬誕恨

荀濟元瑾百藥齊文襄紀尚書祠部郎中元瑾與

襄事發伏誅又荀濟傳濟字子通及見執

王謙尉迴師古宿將志不紀相平州總管尉遲迴自以

命章孝寬討破迴傳首闕下初迴之亂也上柱國
王謙為益州總管見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
蜀之眾以匡復為辭進萬屯劍閣始州命梁審討
平之按周書王謙字勅萬尉遲迴字薄居羅又按
師古敘謙迴事在本傳殊得體但於他臣如高頴
王述李德林梁士彥等傳每及此二人皆書賊書

逆曰王謙作亂曰尉遲迴
反不一而足宜史通摘之

葛龔後漢文苑傳葛龔字元甫以善文
記知名按篇末所引具章懷注中

笑林隋經籍志笑林三卷後
漢給事中邯鄲淳撰

邑里第十九下或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

太史公始革茲體凡舊作有列傳先述本居一作太古至

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案夏侯

孝若撰東方朔贊云一少朔字曼倩平原馱次人魏

建安中分馱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

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身或譌

生或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釋首揭書里之法貴異

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

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吳越之

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此二字

下屬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文二句有譌脫

此層為貼身引端從晉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二

唐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

立傳指現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

原注近代史為王氏傳云瑯琊沂人為李氏傳曰

隴西成紀人之類是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居亦

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欲求實錄不亦難乎釋此層正

是晉魏已前舊名號且人無定質舊譌因地而化故

里襲舊詎云得實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北一作非唯一世四句謂南

史通通釋卷五邑里

唐而言不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是則孔父里

於昌平平舊譌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

乃為齊宋之人非關一作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

無聞原注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於魏

脩者大笑以為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釋此層上

從意通三層為一節自訴書里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

族竟或即競字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

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

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

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

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原注

今有姓卯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為李氏如書其

等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

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在諸史傳多與同

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慙德也原注如隋史牛弘傳云西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奈氏

風至它篇所引皆謂之郡謝偃氏並其類也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

體矣釋此層推出病根為晉宋俗尚門籍又近世有

班秩不著字非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

陽趙壹是也至於各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

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

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

頰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釋此層亦從上

時口號證之每舉一人必帶地凡此諸失皆由積習

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

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

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

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

得一字

失者焉

釋

未仍縮到本
身憫通識之

也難遇

按詳篇內注語為當日身預史局書地招笑而作
邑里從今不從舊定理也好議論者云僑置本州
猶存正首歐陽寓穎仍署廬陵以謂子元失豺獾
之義夫論事者亦論其所歸而已請即近者徵之
由宋迨明國史班班任舉一人一傳其曰某處人
者有不書當代郡邑者乎假令明冒宋州宋蒙唐
縣有不起而非笑之者乎小言詹詹徒多事耳。
野客叢談載高從所跋昌黎盤谷序稱隴西李愿
隱者也云云隴西去太行數千里而序之文曰居
之其題曰送歸殊不相合此亦舉其郡望之一徵
也即此可悟襲舊之不足從矣

珍傲宋版印

江左僑立晉地里志僑置於都徐非本所也後於尋陽

僑立弘農郡於武陵僑立河東郡青州又分立陳

京北扶風郡南廣平郡等郡至志徐揚三州則凡立

留郡山陽郡豫州則僑立於襄陽又於襄陽分立

幽冀青并雍涼兗豫諸州

居晉齒黃嵇康養生論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

頸並有義證而齒黃獨無蓋當時已莫詳矣史通麝

昌平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陬邑其先宋襄公也

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子為魯人

陰氏通鑑光武紀帝俗通云管修自齊適楚為女麗華

夫其後氏焉氏族大全修管仲七世孫也後漢陰

應邵孔融後漢鄭玄傳袁紹要玄大會時汝南應

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清德公今橫殺孔融魯國

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公今橫殺孔融魯國

龔遂趙壹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後

非楚國而曰漁而曰楚國所望也非漁

王庾高楊後周書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庾信

引蕭鄧買董漢世稱其人皆不舉地望而近時王

煩高楊必以郡稱文滋

史通通釋卷五